

## 读钱不易 译钱更难：《七缀集》英译本译者导言

Duncan M. Campbell 著 余承法 译

**摘要：**钱锺书《七缀集》英译本由世界知名的布里尔出版社作为“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于2014年推出。译者邓肯(Duncan M. Campbell)呕心沥血近30年,完成这一异常艰巨的翻译任务。他在《译者导言》中探究钱先生学术品格,考订七篇文章的版本细节,阐明如何再现原著风格、追求“化境”,回忆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为我们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钱学研究、翻译研究带来深刻启迪。

**关键词：**钱锺书；《七缀集》；英译；导言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16)02-0066-04

诚如布里尔出版社(Brill)“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East As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主编张隆溪教授在拙译《七缀集》(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序言中所说,学者、小说家和诗人钱锺书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钱先生的学风、文风颇似清代著名的考证派学者,融会贯通中国的人文传统(包括文言和白话),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记忆力,终生勤勉记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他是一位语言天才和博学鸿儒,博览博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经典著作,娴熟掌握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文学、学术传统,其学术思想跨越时空,涵盖不同学科,创作体裁广泛,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为中国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树立了光辉典范。

广义而言,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归属到他本人和其他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的范畴,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家。他总是避免那些似乎能够概括当代文学话语、实际上歪曲而不是加深解读古代文本的宏大系统理论。相反,他经常关注以往论著中的一些细节,挖掘被人遗忘或忽视的书籍中蕴含的真知灼见,并置古今中西韵文、诗歌、随笔、小说中的一两句话,旨在建立跨越时空的某种联系。

事实上,钱锺书的治学特征与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提出的“惟有连接”(“Only Connect!”)存在某种契合,这种理想即是他主张的文、史、哲之间的“打通”(“to strike a connection”),“打通而拈出新意”。郑朝宗认为,“打通”一词有助于我们理解钱先生“真学力、真本领”的真谛<sup>①</sup>。

在《七缀集》的这些文章中,钱先生指出一名学者需要完成的任务,这成为他终生追求的学术

使命。例如,他在《读<拉奥孔>》(On Reading Laokoon)中指出:要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就必须穷尽占有各种文献,不管这种方法获得的见解是多么“零星琐屑”。“……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引用的钱锺书原文用小五号楷体标明,下同——本文译者注)。在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Chinese Poetry and Chinese Painting)中,他强调应该发挥广泛阅读的作用,因为文艺批评史并不是要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最终还是为了批评自身。

我们要了解和评判一个作者,也该知道他那时代对于他那一类作品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后世文艺批评史的材料,也是当时一种文艺风气的表示。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所以,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翻译之难,人所共知。尝试翻译像钱锺书那样学识渊博、涉猎广泛的一位大家的作品,近乎是一种草率之举。他本人经常运用“出发的语言”(langue de départ)和“到达的语言”(langue d'arrivée)机智、优雅、娴熟地写作,也对翻译本质和翻译史发表独到见解,如本书中就有两篇文章透彻阐明翻译这

门艺术的诸多方面。在《林纾的翻译》(Lin Shu's Translations)中,他高度评价清末民初大翻译家林纾的翻译作品,开篇的几段文字展现了他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的治学风格: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囙,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囙’,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譌”、“讹”、“化”和“囙”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教意”(polysemy, 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翻译,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贯穿了钱锺书的一生。他出生于清朝即将灭亡的前夕,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甚至血腥的事件,如: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26-1927;1927-1937;1946-1949)、抗日战争(1937-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sup>②</sup>,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父亲钱基博为他取名“默存”,希望他沉默少言,他在上述重大场合中基本上都听从了父亲的教导。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在《〈管锥编〉英文选译本导言》(Introduction to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中,隐约意识到钱锺书“暗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学术品格。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指出,为了最准确地评判一位作者,应该了解他创作时代的文艺风气,这也提示我们,他本人是如何认识到时代背景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我们会自然想到他在《诗可以怨》(Poetry as a Vehicle of Grief)中阐述的“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这是他对自已战胜不幸、走出逆境的一种含蓄表达。

如果说钱先生的“化境”(“realm of transformation”)是我作为一名译者无法企及的境界,那么我希望翻译的《七缀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对原作的“讹”,引“诱”读者对这位杰出学者的学术著作及其关注的事物产生新兴趣。钱先生有两

部辉煌巨著:《谈艺录》(*On the Art of Poetry*)研究唐宋诗歌,完成于1940年代早期,1948年出版;《管锥编》问世于1979-1980年间,关注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的整个人文传统”,包括书法和美术在内的视觉艺术<sup>③</sup>。这七篇论文虽然创作于不同年代,但在一定范围内探讨了上述两部巨著中涉及的一些主要论题,可认为是他“打通”二者之间的一根主线。因此,《七缀集》是带领我们走进钱锺书学术世界的起点。

《谈艺录》和《管锥编》用难懂却灵活的文言写成,《七缀集》中各篇文章基本上采用流畅、细腻的白话,同时繁征博引中国古典诗文。中国在20世纪早期进行的语言文字改革导致了文言和白话的分离,钱锺书试图努力打破文字体系的这种泾渭分明的界限,写作中交替运用文言和白话。1948年他在评价好友杨宪益翻译的《老残游记》(*The Travels of Old Decrepit*)(他在《通感》中也提到了这部小说)的一篇英语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奋斗理想,在分析书中王小玉说鼓书那一段描写(这是非常有名且被经常引用的一段)之后得出结论:“换言之,在这段音乐描写中,没有继承文言传统的一位现代作家可能尝试将散文提升为诗歌,而像刘鹗那样接受家学熏陶和古文教育的一位文人,显然是想试验让诗歌适应散文。从白居易到王以敏都是用文言作诗,刘鹗却用白话写散文,并大获成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名副其实的文学竞赛和体裁转换。”<sup>④</sup>

钱锺书谦虚地将第二部巨著取名为《管锥编》,“管锥”语出《庄子》等书,意指有人试图“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并谦虚地为艾朗诺的英文选译本取名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和文学的札记》)。关于《七缀集》的取名,他在序中解释说,“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成”,可见他也同样出于自谦。我在英译这个标题时,尽可能忠实作者的本意,同时将艾朗诺的《管锥编》英文选译本视为楷模。

我翻译的《七缀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1988年二次印刷的版本,书中附有钱先生多次手抄的“修订和反复思考”——这是他1998年5月2日给我信中的原话,他赠送给我的即为该版本。他在《七缀集》序言(落款时间为1984年11月,我也译成英语)中提到,前四篇文章收入197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旧文四篇》(*Four Old Essays*)。这些文章写于1948-1963年间,再版时进行了大量修订。他在《旧文四篇》原序中还提到这些文章第一次结集出版的部分细节,我翻译了该序,

并附录在书后。后三篇跟翻译相关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代初期,其中《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的早期英语版本 *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 发表于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书林季刊》(*Philobiblon*) 1948年第2期第10-17页,他后来接受张隆溪的建议,将其改写成了一篇较长的中文。这三篇文章收入1984年香港广棱镜出版社出版的《也是集》(*This Also Collection*),书末提到出版细节,我将译文附后。

《七级集》中收录的几篇文章曾由法国汉学家郁白(Nicolas Chapuis)译成法语,收入克里斯蒂安·布格瓦(Christian Bourgois)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诗学五论》(*Cinq Essais de Poétique*)。另外,《林纾的翻译》由香港学者高克毅节译为Lin Ch'in-nan Revisited,发表于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1975年第5期第8-21页。《诗可以怨》的早期版本由香港翻译家黄兆杰译成 *Poetry as a Vehicle of Grief*,发表在《译丛》杂志1984年第21、22期第21-40页,后来收入宋淇主编的《诗中情意:中国诗歌与诗学》(*A Brotherhood in Song: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译丛》丛书,1985年版)。黄先生同意我将其译文收入本书。董存曾将这篇文章译成 *Poetry Can Vent Resentment*,发表于《文贝:中国比较文学研究》(*Cowrie: A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广西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期刊,广西少数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年第3期第1-15页。有人将《通感》译成 *Synaesthesia*,发表于《文贝》1983年第1期第1-20页。

我在本书中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尽可能做到译文通畅、信达,保留钱先生原作中的散漫(偶尔出现的迂回)风格,同时尽量将各篇文章的标题及其相关内容跟艾朗诺《管锥编》英文选译本保持一致。集中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单篇阅读。钱锺书旁征博引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文学作品,在阅读、笔记、写作、修改、发表、再版的过程中,一些小错(主要是各种形式的排印错误)在所难免。我注意到这些错误时,悄悄予以更正。毫无疑问,错误仍然难免;也毫无疑问,我可能新增了一些错误。钱先生的参考书目通常比较简略,我没有补充诸如出版地之类的细节而给读者增添麻烦。

作为作家,钱锺书留给后世的丰富遗产是创作于1930-1940年代中国的最优秀长篇小说《围城》(*Fortress Besieged*)以及充满睿智、博学的短篇小说和随笔;作为学者,他的上述两部辉煌巨著代表了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美学传统的最高成就。我衷心希望这本译文集能够为更多非中国的学者了解和欣赏。在学科分类日益专门化却毫无新意的当下,钱锺书及其学术方法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多年来,为翻译这部论文集,我欠下了很多人情。

钱先生最初得知我要翻译这本书时,他心里多少有些疑虑。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87年12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我带着部分译稿登门拜访,他和夫人杨绛先生(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接待了我,他们的热情大方、温文儒雅果然名不虚传。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招待”了我——给我讲述了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和相关细节。我临走时,他真诚地问我是否读过戴维·洛奇的《小世界》(*David Lodge's 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当时我还没有看,后来一弄到这本书就及时拜读了,书中的日本译者晃坂辉(Akira Sakazaki)在翻译的过程中问了小说作者罗杰·弗洛比舍(Roger Frobisher)无数细节问题、让他不堪其扰,只有这时我才深切体会到钱先生问我那个问题的良苦用心!虽然他博学多才,却总是富有童趣,快意于欣赏人生的多种讽刺。

此后这些年,我无数次修改译稿,这次出版时得到杨绛先生的授权。

包括那次北京之行在内,我多次受到好友、时任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艾伦·杨(Alan Young)的热情款待,在此对他深表感激之情。

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教授是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同事,最早建议我翻译这本文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白杰明(Geremie Barmé)教授是我现在的同事,早在1987年就打算将我打算翻译《七级集》的请求信转交给钱先生。多年来,两位教授非常关心我翻译工作的进展情况。宋淇认为我的翻译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非常慷慨地跟我在香港见面,探讨钱先生及其作品。已故的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先生花费了很多时间阅读我的译稿,用准确无误的小号字体手写了几页修改意见,因此我的英译得以避免更多增删错误。我对他感激不尽!朋友兼同事庞秉钧和张静清审阅了我的译稿,提出了很多改进意见。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雷勤凤(Christopher Rea)博士曾打算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中心担任研究员,最近几年将钱先生的短篇小说和部分散文译成 *Humans, Beasts and Ghosts: Stories and Essays* (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这是研究和翻译钱锺书的一部典范之作, 鼓舞我重新开始这项搁置多年的翻译工作。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 2012 年受邀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学术交流时, 决定将我的《七缀集》英译本作为他和波士顿大学魏朴和 (Wiebke Denecke) 教授共同主编的“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部, 两位主编对译作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张教授还精审拙译, 确保译文尽可能准确、流畅。我在翻译中不断遇到新问题, 他总是给出良好建议, 这也促使我重新拜读钱锺书作品, 能够更准确地体味其中蕴含的机智和细腻。张教授还慷慨为本书作序, 阐述对钱先生著述的真知灼见, 让本书大为增色。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编辑姜琴 (Qin Higley) 女士为人和蔼可亲, 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无限感激这些朋友和同事给予的帮助和鼓励。我相信本书的出版是对他们慷慨热情的一种报答。当然, 由于我水平有限, 译文中的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

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家人, 多年来为完成这部译著, 我未能分担家务, 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和诚挚的谢意!

**致谢:**《〈七缀集〉英译本译者导言》的中文翻译, 经由布里尔出版社授权, 征得邓肯教授的首肯并赞同添加中文标题, 多次得到他极为严谨的审校和异常耐心的答疑。同时感谢张隆溪教授给予的鼓励和指教,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化境研究” (13FYY008) 的支持。

### 注 释

- ① 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人民日报·副刊》1987年3月16日第8版。研究钱锺书及其学术

的英文论著包括: Ronald Egan, “Introduction”, to Qian Zhongshu,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Ronald Eg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6. Theodore Hutters, *Qian Zhongshu, Twayne World's Authors Series # 660* (Boston: Twayne, 1982); Christopher Rea, “Introduction”, in Christopher G. Rea, ed., *Humans, Beasts, and Ghosts: Stories and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这三部文献提供了关于钱锺书的很多富有启发性的信息。最有影响的中文著作是: 孔庆茂,《钱锺书传》,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年版。随着“钱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钱锺书的大量传记先后问世。

- ② 在 1969-1972 将近两年半的时间里, 钱锺书和杨绛被分别下放到河南农村的干校, 夫妇二人隔得较近: 钱锺书分发信件, 杨绛在菜园除草。《干校六记》记叙了这段经历, 见杨绛著《陆沉》, 白杰明译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墨尔本: 麦克菲·格里布尔出版公司, 1989年版。
- ③ Ronald Egan, “Introduction”,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p.5.
- ④ 钱锺书,《〈老残游记〉英译本第二章注释》,《书林季刊》(C. S. Chi'en, “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 *Philobiblon*), 1948年9月。该文发表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电子期刊《中国遗产季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第25期(2011年3月, 网址: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editorial.php?issue=025>)。

**[作者简介]**邓肯 (Duncan M. Campbell), 博士, 新西兰人, 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汉学系教授、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艺术馆和植物园东亚园林艺术研究所所长、流芳园院长, 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明清时期文化。

**[作者电子信箱]**duncan.campbell@anu.edu.au

**[译者简介]**余承法, 文学博士, 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普拉特维尔校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研究方向: 翻译学、中外语言比较。

**[译者电子信箱]**victoryu2006@126.com